



成長與學習

謹將此書獻給影響我極大的同伴兼師長：
明奇、秦公、宏榮、蕙如、進陽、瑞鴻

黃穎峰

一年的工作將要結束，醫院的分發也已塵埃落定。同學們的聚會似乎比往常熱絡起來，好像大家要在這最後兩個月的學生生活裏，為五年來沒有存夠的回憶多增加一些色彩……。

剛進到刊物室的時候，北青仍在籌畫之中，而綠杏已在緊鑼密鼓進行編輯工作。想要試試編輯滋味的我，就這樣第一次接觸到綠杏，也認識了浪漫率性的楊慎綸和愛說故事的侯文詠。三個月後綠杏35期接著上線，我更跟著五年級學長在「學刊社」的編輯間裏拼了幾天幾夜，得到了個「總拉線」的封號。那時和謝瀛華、施一新、王國新幾位五年級的混得熟極了，有一次還讓別的新生也把我當成醫五的，當時真是得意！

剪貼、美工的工作，很容易地滿足了我剛開始的成就感，侯文詠更是為我打下了美編基礎的老師。至於對「傳播媒體」的概念，則是在一下以後，我的同伴們都在人報任職時，由他們的討論中點滴得來的。

由於先前對報紙有限的篇幅限制、瑣碎的編輯技巧覺得束縛太多，所以當同伴們忙著每兩週熬夜編人報的時候，我一直是袖手旁觀。也因此，當同伴們在工作中建立了良好的默契，也認識了許多位優秀的學長時，而我仍是置身事外。沒有參加人報，是我一直引以為憾的。

然而，社長老許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他似乎是我們這一班這些人共同的老師。很難去形容他到底如何影響我們，但是至少有一點是明顯的：他讓我們看到一個把刊物室當家的典範。

二上接北青，三上當班代，現在回想起來，都不是很成功的經驗。雖然擔負著責任，但對於自己的目標，竟覺得空虛、難以掌握。那時，常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懷疑，似乎能力的上限僅止如此吧！

二下為北青製作「怕見陽光的人」專題，第一次深入接觸社會工作，也開始思考一些病人在面對醫療、心理、社會的問題。一、二年級時和進陽最熟了，我們交換過許許多多成長的甜美與苦澀。他積極的態度，時常能振奮我頹喪的心情。「你不要總是把自己當成悲劇人物」這句話到現在仍不時提醒著我。

三上開學後不久，北青37送廠了。那晚，進陽、明奇和我到「大學日本料理」去，各點了一客鰻飯，還叫了兩瓶啤酒（有一瓶後來沒開）。身心俱疲的我們，似乎沒有什麼交談。飯後，進陽和明奇都回去專心唸書，而我卻仍難忘情刊物。

四年級了。為了讓刊物室的新生能有計畫的學習，接下綠杏副社長的職務，和秦公兩個人一整個暑假都在討論刊物室「聯訓部」的事。但是一頭熱的事一學期就沒下文了。

「四季社」的成立，是很重要的轉機。第一次在杏春樓見面的氣氛生疏、尷尬極了。但是幾個月下來，我

們工作的情緒都非常高昂。甚至時常必須冷靜地考慮現實因素，以免計畫過於理想、龐大而難以執行。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接任不久我們就碰到麻煩。在外來的扭曲與誤解之下，我們必須克服自己的沮喪，去審視那些是必須達到的使命，而刪去大量屬於理想但非必要的計畫。這是一個艱苦卻極接近真實的經驗！

「不要只做你已經會做的事！」這句明奇與我共勉的話，給我許多工作的動機。我想我該是綠杏最幸運的總編，有編三期、能不斷修正錯誤的機會。在三期中，我越來越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該關心什麼，該探討什麼。謝謝明奇給我個鍛鍊自己、發揮想像力的機會。

認識立人和游倫是這一年額外的收穫。在訪問董氏基金會的回程中，和立人簡短的交談，才發現彼此對綠杏、對醫學有這麼相近的看法。請立人擔任副總編的冬季號，更充分表現他對「人」的關懷。

更要感謝許多無法一一提到同學、學弟妹們。因為各位熱心的參與和協助，讓我們一起完成了我們共同理想。願上天祝福你們。

75年7月24日

凌晨三時於紫雲公社

綠杏四十期秋季號及冬季號，獲得「七十五年全國青年期刊比賽大專組學術性期刊類」第三名。評語為：「封面專題構想佳，探討題材兼顧實際生活，有專業水準。」

四月的微風，從遠方吹來，攜帶著溼泥土的氣息，玫瑰的芳香，在空氣中縈繞著。

今夜，在燈下，提起筆，認真地思考起來：隨著「秋季號」、「冬季號」、「春季號」的順利出刊，「綠杏」四十期已完成了它所背負的歷史責任，該是薪火相傳、移交給下一任的時刻了吧！

日子過得真是快！細細品味這半年來的涓涓滴滴，心中一直充滿了一種朦朧的歡喜，一種朦朧的感激。在刊物室，目睹大大小小編輯任勞任怨的工作態度，常令我汗顏不已。雖然只是負責校友系列報導的一部分，隨著投入的心血，竟然跟著「綠杏」的脚步共同成長。總編輯的忍耐力，不斷地感染了我，使我不敢過分怠惰。尤其感謝白明奇社長交給我記錄「社誌」

短短刊物室生涯，從幾位學長身上，我挖到一些寶。

明奇別看他冷傲自負的外貌，其實有些時候還挺孩子氣的；隨和的穎峯，向他偷來的經驗，彌足珍貴；秦公是個大可愛，一天他幫穎峯的忙，低埋著頭，鏡架從鼻樑滑落，神情專注於手中不純熟的動作在完稿紙上「切切割割」，儘管王世豪在一旁猛調侃他，仍是無動於衷，如果那天刊物室能進來些許的陽光，那會是一幅絕佳的印象派人物畫；至於宏榮，我一向是他的忠實聽衆；還有立人，尤欠我校慶舞會兩張入場券的「恩情」，你當時的承諾我不會忘。

記得來到北醫以後，各醫學院「杏」字號的刊物，就常常在閒暇時翻讀，諸如台大的「青杏」，高醫的「南杏」，以及我們自己的「綠杏」等等。尤其是我們的綠杏，每隔一段時間，我總會找出來，一本本的品味。做爲一個綠杏的忠實讀者，在種種因緣際會下，我竟然搖身一變而成爲綠杏的編輯，這實在是始料所未及的事。從編寫綠杏的過程中，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同時藉由採訪之便，使我得以拜訪許多慕名已久的師長，我想，我應該感謝總編能給我這個機會，使我在北醫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 盧俊良

的工作，雖然，這本珍貴的「社誌」最後不明不白的離奇失踪，而讓我心中痛了好久！

好多人都喜歡告訴我們：人生不過一場黃粱夢，在繁複的美麗與曲折的悲歡之後，悠然醒轉，新炊卻猶未熟。我卻想：儘管有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跡都消逝在歲月裏，消失在風裏和雲裏，而不管時光如何飛馳，景物如何變換，有些事物是永遠不變的，永遠是心裏最溫柔最深沈的留戀！

在今夜，雖然窗外依舊是潮溼而芬芳的寂靜，燈下依然有幾張唱片，幾張稿紙，翻閱著四十期的綠杏，面對這將是自己的一種紀念，是有一點悲傷和悵惘，但是也同樣含著感激和歡喜！

—— 車參莉

太少了，就這些，而轉眼間就要換我付出，心中委實不甘！

晚上坐在刊物室，聽著門外乒乓球的剝琢聲，我總擔心不知那一回會有一記強勁的殺球將門上的玻璃打破……等等，有了，待明年我編完以後，我要在操場檢一塊緻密而尖銳的石頭，找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拿著石頭對準門上唯一還算明亮的玻璃，狠狠、用力、發洩地丟過去……哼！

事後絕不會有人懷疑是我幹的，在衆說紛云間，我再寫一篇小說——「一塊玻璃打破以後」，再賺一筆稿費，嘻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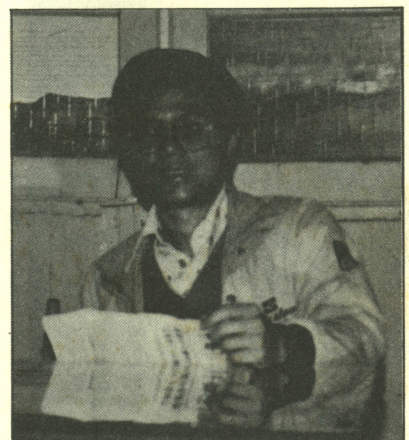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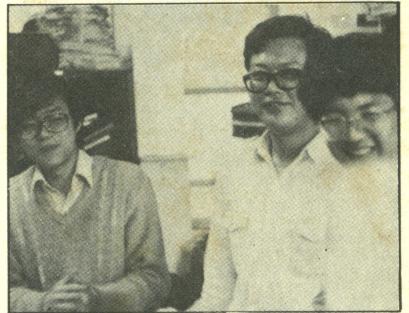
—— 黃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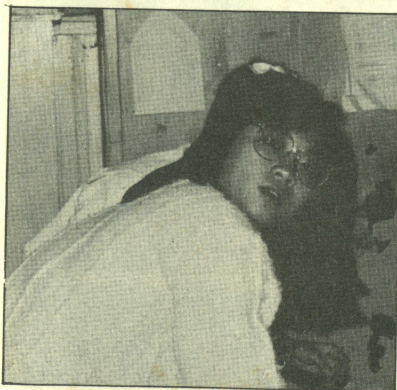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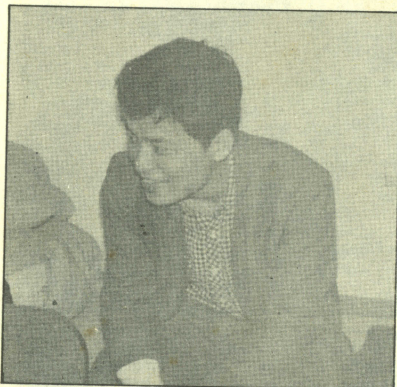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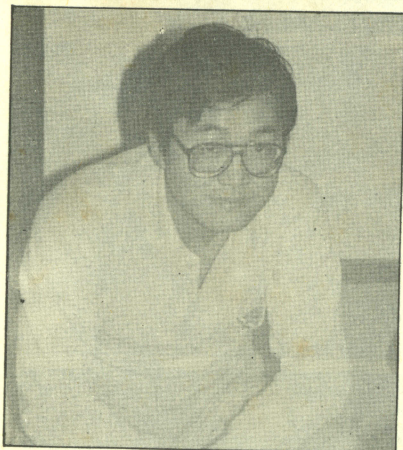
好端端地，却闖進了“綠杏”的園地，這匆匆的一遇，什麼準備也沒有。

由一個享受成品的旁觀者，轉而爲參與作品誕生的當事者，這心情，也是複雜……。

轉眼間，這一季的點點滴滴都將隨第四十期綠杏的結束而落幕了，真要我說些什麼，有的只是感謝——感謝立人給與我加入這行列的機會，感謝穎峯在寫稿過程中所付與的協助和諒解，更要感謝俊良和毓香於採訪、騰稿工作中的無尤付出。這份情誼的烙印，不因相處的短暫而易剝落，它將是北醫生活回憶中值得懷念的一頁。

—— 王曉霖





二年級時學長常熱情地招呼著「有空到刊物室坐坐、看報、聊天！」緣份或許就是如此結下。走走瞧瞧，對鐵棚一角的小千世界總感到詭異與新奇。但朦朧懂懂的生活與其他社團的雜物使我直到四下成爲老骨頭才在秦公的牽引下走進這兒。當學弟妹喊著學長時，心裏就想到我也是正要向大家學習的新手。

一點辛勞、幾多趣味，加上十足的學習與體驗是一年來生活的寫照。要在看得到、摸得著的紙張上實現理想遠比想像中來得不容易，但不變的信念是敏捷的腦筋與善感的心是編輯採訪的靈魂，積極的態度則是由構想到出刊的催化劑。

第一期報紙便遭到「延緩出刊」的命運而成爲另一家報社的新聞是始料所不及

五月，這熱的教人意亂情迷的季節，有一羣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將一把傳統的火炬交給了另一羣欲有所爲的年輕人，于此，謹以滿懷的感謝與祝福獻給這些值得回憶的人事。

在這裏，煞風景想再說得的是：綠杏對校友聯繫、募款的工作要好好規畫分配，發行的工作要確實，有始有終，不要去募款時才象徵性地寄一本給校友，這樣是「不好辦事」的，何況刊物室也無法「

去年，大概也是這個時候，綠杏開始籌備社刊的編輯，我擔任實習總編的工作，那時才知道編一本書除了構思外，還要注意篇幅及頁數，而且完稿紙上不易發現的缺點，印出來都非常清楚，實在需要細心及耐心才能勝任愉快。

上次在萊茵送走了一些未曾謀面，似乎毫無關係的人，今年是一群曾經一同工作，卻因久不碰面而生疏的學長。明年呢？

—— 蘇純立

進入刊物室已經有一年的時間，在心中原生硬又專業化的綠杏漸漸變成爲我所認識、所熟悉的學長們談論的話題以及他們工作活動的記載。在認識她的過程當中，除了原來讚美的歎息之外，又多加了一份因瞭解所產生的感情；而在這一年當中，飛躍在心中的常常是成長的喜悅。

—— 尤景弘

，而最難忘的是擴校事件發生時與老秦悶著苦思對策而不願做法過早曝光的心情及問卷調查時衆人奮力參加的感動。但這些都比不上最大的喜悅——這兒的人好可愛！見識到前輩的智慧及久居刊物室多年的秦、白、林、黃之見聞廣博、經驗豐富，也再次感受到低年級的天真浪漫與偶有的衝動。我想刊物室最大的寶藏就是這些腦袋瓜，而腦袋瓜間的互動與互相造就實在是件偉大而有興趣的事。

懷著感謝的心將走出這個小房間，薪火相傳會使刊物室始終充滿活力，但每個人在此「過自己的生活，追求共同的理想」大概只有一次吧？

—— 游敬倫

藏」太多的餘書，份數與發行的配合，綠杏、北青、人報都要注意的。

在這裏，很多人或多或少的花費了青春，是苦、是樂、抑悲、抑喜，或者都不是，但我們彼此都知道——這一切就叫做「年輕」。

盼望也期待，北醫有了刊物室，每天。會更好！

六月，我們又將送走一群令人懷念的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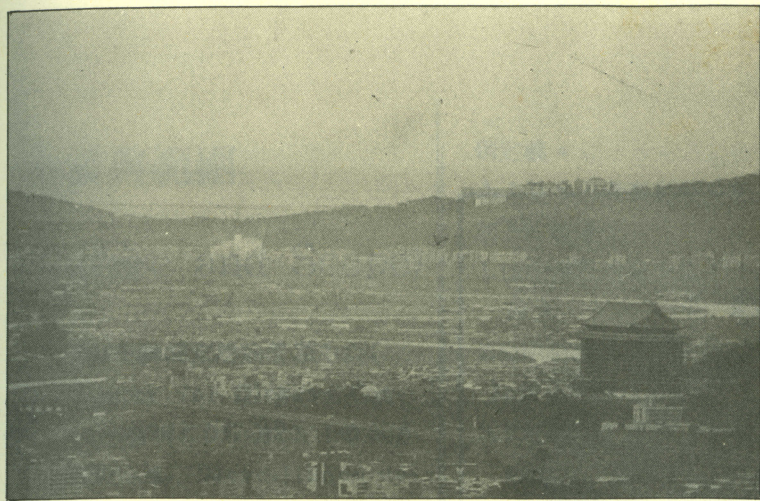
—— 拇山下小小孩 陳建宏

打從大一參加編研會後一直與刊物室絕緣，這次恰逢同鄉黃穎峯總編邀稿，希望能寫篇有關營養師的報導，雖當時腦海裏千頭萬緒茫然不知從何著手，但覺蠻有意義的便答應下，然後向學姊討教兵。學期初跟曉霖東奔西跑地訪問才漸有頭緒，然時過泰半，匆匆騰稿交差，差強人意，只希望藉由此篇，使北醫人對此部門多些認識，讓日後的醫療網更完善，對每個生命體付予更多的照顧。—— 張毓香

能成爲綠杏編輯群的成員，是新生時最大的願望，總算在大二時得償。從一校、二校、三校、到貼錯字、設計稿樣、貼照片，許多繁瑣的工作之後，我學到的遠在美工刀和膠水之外。

對穎峯總編感到抱歉，我學得太少了。

—— 韓乃輝



從拇指山頂鳥瞰台北盆地，不只可以看到北醫局促在雜亂的公寓中，遠眺西北，還可以看到蜿蜒的淡水河所注入的海□。

●「提高社員的生活品質」，是綠杏社對社員的期望，而「增廣北醫學生的眼界」，則是我們希望能帶給讀者的。

●醫學界的進步是快速的。專家們的研究，正不斷地解決問題，却也不斷製造、發掘問題。知識的獲得，已不能從教科書、講義、考古中得到滿足了。新知的創造速度，真可用「觸目驚心」來形容。而在今年，最引人注意的醫學焦點，非AIDS莫屬了。這一個世紀的黑死病，自從在今年三月在台灣出現病例後，傳播媒體渲染之大，不下於數年前的「疱疹恐懼症」。AIDS所引發的「AIPS(AIDS Induced Panic Syndrome)」也似乎波及到台灣。面對不斷接觸到零碎、片斷的知識，我們認為一個醫學院的學生應該對整個疾病的來龍去脈有的完整的了解，所以我們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來介紹AIDS的病因、流行病學、症狀、檢驗、治療，希望能帶給同學一個概括的觀念。值得一提的是，撰寫這一系列文章，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資料，最新的包括了今年八月的報告，讓同學們所得到是最新的知識。然而遺憾的是限於時間與篇幅，原先預定的「AIDS的制病機轉」只得割捨。

●優生保健法自從今年一月實行以來，社會的焦點，一直在於墮胎的爭論，合約醫師資格的嚴寬，收費的額度。而對於一個醫學院的學生，我們則常希望介紹什麼是遺傳諮詢，它的範圍，它的對象是什麼？以及遺傳疾病的概況，給同學們知識的基礎。

●然而知識，並非綠杏唯一追求的。台灣醫界未來的發展也是我們關切的主題。隨著公權力的積極介入，保險範圍的不斷擴大，醫事人員數目的增加，今日的台灣醫療環境已經開始大幅改變了。醫師、牙醫師的執業不再如以往容易，而藥師、營養師的地位漸漸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希望藉「台灣醫事」這個專欄，為同學追蹤報導在此地所發生影響力大的事件。在以後兩期中，我們也將為就其中幾個話題作深入的介紹。

●校友，一直被視為北醫最重要的資產。在以前幾期中，綠杏介紹了許多位在學術上有成的校友。在本期綠杏中，我們介紹了遠離大都會的鄉鎮中投身基層醫療的兩位醫學系校友，希望由他們口中，告訴我們基層的現狀，因為臺灣鄉村醫療中，正存在許多空間等待新一代的醫療人員來填補。

●儘管知識快速累積，環境逐漸轉型，醫學生對於史懷哲式人道主義仍應有著憧憬與執著。在老一輩醫師中，我們常聽到「好醫師」的事跡。這裏，經由許明暉生動的文字，為我們重現了蘭大衛醫師一家為台灣同胞所付出的奉獻與友情。

●綠杏在未來一年將嘗試出版三期，以期能與變遷的環境配合，提供讀者新、快而深入的內容。綠杏變薄了，但這裏包含了更多的熱誠與抱負。

四月的微風，從遠方吹來，攜帶著溼泥土的氣息，玫瑰的芳香，在空氣中縈繞著。

今夜，在燈下，提起筆，認真地思考起來：隨著「秋季號」、「冬季號」、「春季號」的順利出刊，「綠杏」四十期已完成了它所背負的歷史責任，該是薪火相傳、移交給下一任的時刻了吧！

日子過得真是快！細細品味這半年來的涓涓滴滴，心中一直充滿了一種朦朧的歡喜，一種朦朧的感激。在刊物室，目睹大大小小編輯任勞任怨的工作態度，常令我汗顏不已。雖然只是負責校友系列報導的一部分，隨著投入的心血，竟然跟著「綠杏」的脚步共同成長。總編輯的忍耐力，不斷地感染了我，使我不敢過分怠惰。尤其感謝白明奇社長交給我記錄「社誌」

短短刊物室生涯，從幾位學長身上，我挖到一些寶。

明奇別看他冷傲自負的外貌，其實有些時候還挺孩子氣的；隨和的穎峯，向他偷來的經驗，彌足珍貴；秦公是個大可愛，一天他幫穎峯的忙，低埋著頭，鏡架從鼻樑滑落，神情專注於手中不純熟的動作在完稿紙上「切切割割」，儘管王世豪在一旁猛調侃他，仍是無動於衷，如果那天刊物室能進來些許的陽光，那會是一幅絕佳的印象派人物畫；至於宏榮，我一向是他的忠實聽衆；還有立人，尤欠我校慶舞會兩張入場券的「恩情」，你當時的承諾我不會忘。

記得來到北醫以後，各醫學院「杏」字號的刊物，就常常在閒暇時翻讀，諸如台大的「青杏」，高醫的「南杏」，以及我們自己的「綠杏」等等。尤其是我們的綠杏，每隔一段時間，我總會找出來，一本本的品味。做為一個綠杏的忠實讀者，在種種因緣際會下，我竟然搖身一變而成為綠杏的編輯，這實在是始料所未及的事。從編寫綠杏的過程中，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同時藉由採訪之便，使我得以拜訪許多慕名已久的師長，我想，我應該感謝總編能給我這個機會，使我在北醫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 盧俊良

的工作，雖然，這本珍貴的「社誌」最後不明不白的離奇失踪，而讓我心中痛了好久！

好多人都喜歡告訴我們：人生不過一場黃粱夢，在繁複的美麗與曲折的悲歡之後，悠然醒轉，新炊卻猶未熟。我卻想：儘管有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跡都消逝在歲月裏，消失在風裏和雲裏，而不管時光如何飛馳，景物如何變換，有些事物是永遠不變的，永遠是心裏最溫柔最深沈的留戀！

在今夜，雖然窗外依舊是潮溼而芬芳的寂靜，燈下依然有幾張唱片，幾張稿紙，翻閱著四十期的綠杏，面對這將是自己的一種紀念，是有一點悲傷和悵惘，但是也同樣含著感激和歡喜！

—— 車參莉

太少了，就這些，而轉眼間就要換我付出，心中委實不甘！

晚上坐在刊物室，聽著門外乒乓球的剝琢聲，我總擔心不知那一回會有一記強勁的殺球將門上的玻璃打破……等等，有了，待明年我編完以後，我要在操場檢一塊緻密而尖銳的石頭，找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拿著石頭對準門上唯一還算明亮的玻璃，狠狠、用力、發洩地丟過去……哼！

事後絕不會有人懷疑是我幹的，在眾說紛云間，我再寫一篇小說——「一塊玻璃打破以後」，再賺一筆稿費，嘻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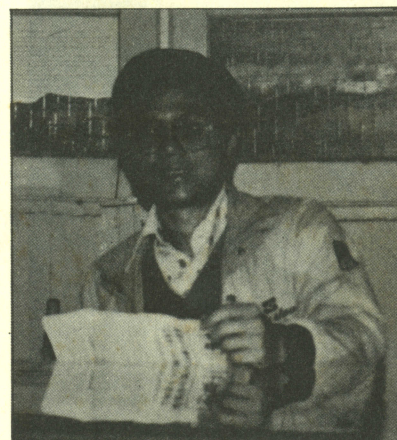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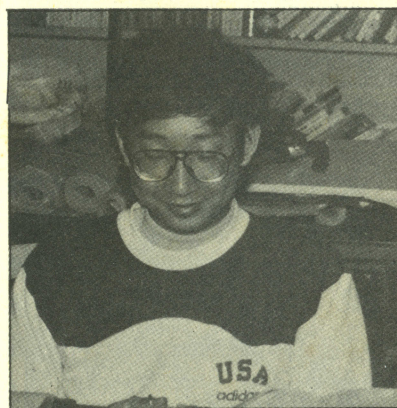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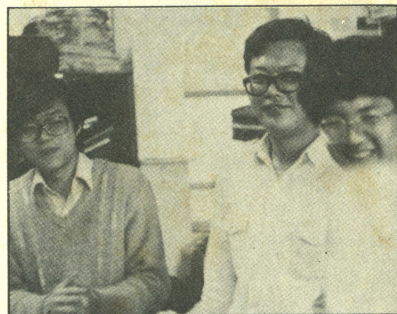
—— 黃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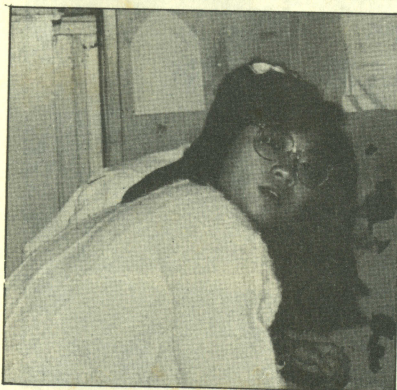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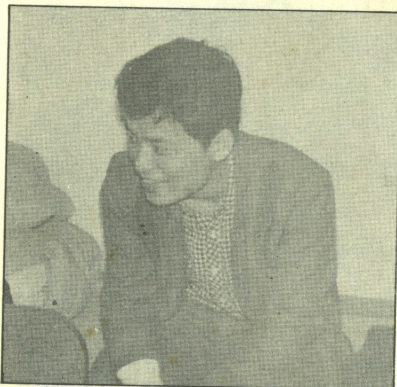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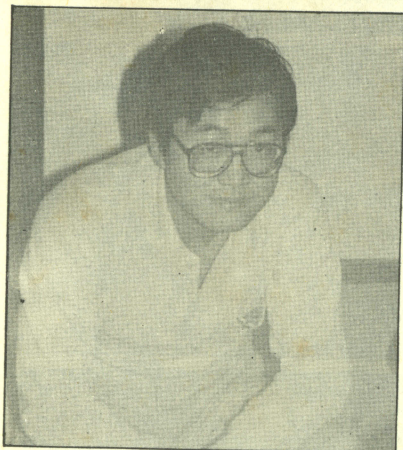
好端端地，却闖進了“綠杏”的園地，這匆匆的一遇，什麼準備也沒有。

由一個享受成品的旁觀者，轉而為參與作品誕生的當事者，這心情，也是複雜……。

轉眼間，這一季的點點滴滴都將隨第四十期綠杏的結束而落幕了，真要我說些什麼，有的只是感謝——感謝立人給與我加入這行列的機會，感謝穎峯在寫稿過程中所付與的協助和諒解，更要感謝俊良和毓香於採訪、騰稿工作中的無尤付出。這份情誼的烙印，不因相處的短暫而易剝落，它將是北醫生活回憶中值得懷念的一頁。

—— 王曉霖





二年級時學長常熱情地招呼著「有空到刊物室坐坐、看報、聊天！」緣份或許就是如此結下。走走瞧瞧，對鐵棚一角的小千世界總感到詭異與新奇。但朦朧懂懂的生活與其他社團的雜物使我直到四下成爲老骨頭才在秦公的牽引下走進這兒。當學弟妹喊著學長時，心裏就想到我也是正要向大家學習的新手。

一點辛勞、幾多趣味，加上十足的學習與體驗是一年來生活的寫照。要在看得到、摸得著的紙張上實現理想遠比想像中來得不容易，但不變的信念是敏捷的腦筋與善感的心是編輯採訪的靈魂，積極的態度則是由構想到出刊的催化劑。

第一期報紙便遭到「延緩出刊」的命運而成爲另一家報社的新聞是始料所不及

五月，這熱的教人意亂情迷的季節，有一羣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將一把傳統的火炬交給了另一羣欲有所爲的年輕人，于此，謹以滿懷的感謝與祝福獻給這些值得回憶的人事。

在這裏，煞風景想再說得的是：綠杏對校友聯繫、募款的工作要好好規畫分配，發行的工作要確實，有始有終，不要去募款時才象徵性地寄一本給校友，這樣是「不好辦事」的，何況刊物室也無法「

去年，大概也是這個時候，綠杏開始籌備社刊的編輯，我擔任實習總編的工作，那時才知道編一本書除了構思外，還要注意篇幅及頁數，而且完稿紙上不易發現的缺點，印出來都非常清楚，實在需要細心及耐心才能勝任愉快。

上次在萊茵送走了一些未曾謀面，似乎毫無關係的人，今年是一群曾經一同工作，卻因久不碰面而生疏的學長。明年呢？

—— 蘇純立

進入刊物室已經有一年的時間，在心中原生硬又專業化的綠杏漸漸變成爲我所認識、所熟悉的學長們談論的話題以及他們工作活動的記載。在認識她的過程當中，除了原來讚美的歎息之外，又多加了一份因瞭解所產生的感情；而在這一年當中，飛躍在心中的常常是成長的喜悅。

—— 尤景弘

，而最難忘的是擴校事件發生時與老秦悶著苦思對策而不願做法過早曝光的心情及問卷調查時衆人奮力參加的感動。但這些都比不上最大的喜悅——這兒的人好可愛！見識到前輩的智慧及久居刊物室多年的秦、白、林、黃之見聞廣博、經驗豐富，也再次感受到低年級的天真浪漫與偶有的衝動。我想刊物室最大的寶藏就是這些腦袋瓜，而腦袋瓜間的互動與互相造就實在是件偉大而有興趣的事。

懷著感謝的心將走出這個小房間，薪火相傳會使刊物室始終充滿活力，但每個人在此「過自己的生活，追求共同的理想」大概只有一次吧？

—— 游敬倫

藏」太多的餘書，份數與發行的配合，綠杏、北青、人報都要注意的。

在這裏，很多人或多或少的花費了青春，是苦、是樂、抑悲、抑喜，或者都不是，但我們彼此都知道——這一切就叫做「年輕」。

盼望也期待，北醫有了刊物室，每天。會更好！

六月，我們又將送走一群令人懷念的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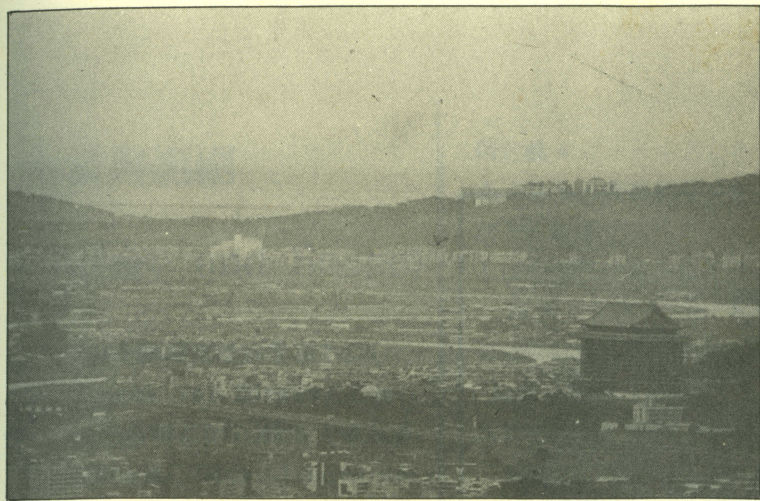
—— 拇山下小小孩 陳建宏

打從大一參加編研會後一直與刊物室絕緣，這次恰逢同鄉黃穎峯總編邀稿，希望能寫篇有關營養師的報導，雖當時腦海裏千頭萬緒茫然不知從何著手，但覺蠻有意義的便答應下，然後向學姊討教兵。學期初跟曉霖東奔西跑地訪問才漸有頭緒，然時過泰半，匆匆騰稿交差，差強人意，只希望藉由此篇，使北醫人對此部門多些認識，讓日後的醫療網更完善，對每個生命體付予更多的照顧。—— 張毓香

能成爲綠杏編輯群的成員，是新生時最大的願望，總算在大二時得償。從一校、二校、三校、到貼錯字、設計稿樣、貼照片，許多繁瑣的工作之後，我學到的遠在美工刀和膠水之外。

對穎峯總編感到抱歉，我學得太少了。

—— 韓乃輝



從拇指山頂鳥瞰台北盆地，不只可以看到北醫局促在雜亂的公寓中，遠眺西北，還可以看到蜿蜒的淡水河所注入的海口。

●「提高社員的生活品質」，是綠杏社對社員的期望，而「增廣北醫學生的眼界」，則是我們希望能帶給讀者的。

●醫學界的進步是快速的。專家們的研究，正不斷地解決問題，却也不斷製造、發掘問題。知識的獲得，已不能從教科書、講義、考古中得到滿足了。新知的創造速度，真可用「觸目驚心」來形容。而在今年，最引人注意的醫學焦點，非AIDS莫屬了。這一個世紀的黑死病，自從在今年三月在台灣出現病例後，傳播媒體渲染之大，不下於數年前的「疱疹恐懼症」。AIDS所引發的「AIPS(AIDS Induced Panic Syndrome)」也似乎波及到台灣。面對不斷接觸到零碎、片斷的知識，我們認為一個醫學院的學生應該對整個疾病的來龍去脈有的完整的了解，所以我們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來介紹AIDS的病因、流行病學、症狀、檢驗、治療，希望能帶給同學一個概括的觀念。值得一提的是，撰寫這一系列文章，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資料，最新的包括了今年八月的報告，讓同學們所得到是最新的知識。然而遺憾的是限於時間與篇幅，原先預定的「AIDS的制病機轉」只得割捨。

●優生保健法自從今年一月實行以來，社會的焦點，一直在於墮胎的爭論，合約醫師資格的嚴寬，收費的額度。而對於一個醫學院的學生，我們則常希望介紹什麼是遺傳諮詢，它的範圍，它的對象是什麼？以及遺傳疾病的概況，給同學們知識的基礎。

●然而知識，並非綠杏唯一追求的。台灣醫界未來的發展也是我們關切的主題。隨著公權力的積極介入，保險範圍的不斷擴大，醫事人員數目的增加，今日的台灣醫療環境已經開始大幅改變了。醫師、牙醫師的執業不再如以往容易，而藥師、營養師的地位漸漸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希望藉「台灣醫事」這個專欄，為同學追蹤報導在此地所發生影響力大的事件。在以後兩期中，我們也將為就其中幾個話題作深入的介紹。

●校友，一直被視為北醫最重要的資產。在以前幾期中，綠杏介紹了許多位在學術上有成的校友。在本期綠杏中，我們介紹了遠離大都會的鄉鎮中投身基層醫療的兩位醫學系校友，希望由他們口中，告訴我們基層的現狀，因為臺灣鄉村醫療中，正存在許多空間等待新一代的醫療人員來填補。

●儘管知識快速累積，環境逐漸轉型，醫學生對於史懷哲式人道主義仍應有著憧憬與執著。在老一輩醫師中，我們常聽到「好醫師」的事跡。這裏，經由許明暉生動的文字，為我們重現了蘭大衛醫師一家為台灣同胞所付出的奉獻與友情。

●綠杏在未來一年將嘗試出版三期，以期能與變遷的環境配合，提供讀者新、快而深入的內容。綠杏變薄了，但這裏包含了更多的熱誠與抱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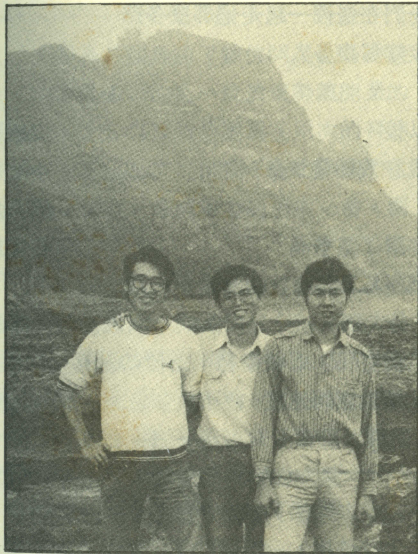
爲綠杏「調焦」

林宏榮

今年我們的工作是爲綠杏「調焦」！

過去綠杏的角色一直定位在「學術期刊」上，這個想法有兩個先天上的困難，一是讀者群背景（年級、系別）的差異，另一是合格、高水準的學術文章難求，這二個問題使綠杏的學術文章很難面面俱到、既叫好又叫座。

我們今年提出一個新的想法：把綠杏定位在「一本報導醫學的雜誌」，減少艱深的學術稿，往年的科系學



術稿也改變重點，強調科系間的學術整合，如營養師的系列報導。這樣的改變是希望能提高綠杏的親和力、接近性。

把綠杏的焦點調整在「醫學」上，還基於一個看法：醫學不是一門純粹的科學，而是包含人文、心理、社會及科學的藝術。換言之，醫學問題的探討也不只「學術」層面，應從各種角度來整合。所以今年綠杏的專題中，我們可能從學術、社會、人文……各種角度來探討問題。秋季號的AIDS、遺傳諮詢是改革的起點，學術仍占相當的內容，冬季號的家庭醫學、烏腳病已從廣泛的角度來討論，以迄冬季號的病人團體。把綠杏的視野從「學術」擴展到「醫學」後，也是希望經由廣泛的探討，使問題的面貌更清晰。

調整焦距之後，綠杏的目標是不是較明確、清晰呢？

× × ×

今年在綠杏的工作是很有成就感的愉快經驗。白明奇、黃穎峯、秦公焯和我已是刊物室多年的老伙伴，新加入的黃立人，盧俊良也帶來新的想法和衝勁，還有褚柏顯、黃緯元等許多學弟妹的幫忙，才使得三期綠杏得

以順利出刊。成功是屬於大家的！

綠杏是我們大學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夢想，很高興能與老友一起把夢想付諸實現。這三期凝聚的不只是一年來的努力，而是五年來多少夜促膝長談所激發的理想與看法。

秦公提向第一線醫療工作者致意的看法，衍生了「自城外」的開業校友系列報導，黃穎峰將來想當個「有社會功能的醫生」，這個想法反映在「王英明專訪」、「病人團體」上。白明奇對歷史的興趣不曾稍減，這可從「綠杏史」中尋到端倪。黃立人與盧俊良的「家庭醫學」也是許多醫學生共同關切的問題。

我做的題目烏腳病是一個本土醫學的問題，而我最鍾愛的還是「本土醫學家列傳」，以前每每看到當代醫學封面上的醫學家，個個鼻子尖尖的，總覺不大坦然，想想百年來也有多位孜孜工作者獻身於本土醫學，也該有人爲文立傳，以做爲醫學生的典範。目前這個系列才開頭，很希望有人繼續做下去！

還未畢業卻已分發，一批好友即將各散西東，多少笑語豪情只得付諸記憶中，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揚帆吧，吾友！

P.S. 最後向白明奇、黃穎峯致謝！他們極辛苦，卻能容忍我這個外務極多的副社長。

「這絕對是本一流的刊物」

黃立人

記得綠杏四十期冬季號的「家庭醫師」專題，訪問台大陳慶餘醫師時，我帶了三十九期、和四十期秋季號的綠杏送他，他告訴我說：「你們綠杏很有名，常常拿第一是不是？」這個第一指得是各校學術性刊物間的比賽，而前輩們光榮的傳統，除了使我順帶沾光一番外，當然也會有繼之的壓力，我想所有的綠杏工作人員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想法，不過這想法並不

是得獎，得獎是社長與總編老大較關心的事，如何使每一本交到北醫人手上的綠杏，都有足夠的吸引力來使他們閱讀，才是每位奉獻心力的作者與編輯共同而基本的心願，任何一本曲高而和寡的刊物，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而我有個較阿Q的想法，希望告訴每個拿到這本綠杏的北醫人：「這絕對是一本一流的刊物！」

當穎峯告訴我綠杏得了第三名的消息，他說這是一個好消息，但我想

他一定比我更惋惜，由於送比賽的截止日期只能容許我們送秋季號與冬季號二本，至於我認爲最爲精采的春季號只能引憾割捨了；得獎絕對是項鼓勵，在得獎的背後，我們做了別人未曾有過的嘗試——一年出三本，穎峯說這使我們有改正缺點的機會，我欣賞這種胸襟，而綠杏四十期的合訂本，我也肯定了它是一直在進步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在刊物室工作真是件愉快的事，在這裡我獲得的要遠多於我所付出，而我所付出的又絕對不及於爲這三本綠杏奉獻最多力量的——總編老大！



綠杏40期

社長 白明奇 副社長 林宏榮
 秘書 車參莉 總務 黃峻峰
 經理 陳至理 吳明儒 張永享
 吳俊鋒 吳昌騰
 文書 顏志峰 尤景弘 陳仁澤
 圖書 褚柏顯 鍾啓禮 謝松志
 林欣穎
 庶務 曾俊萍 董永能
 總編輯 黃穎峰
 副總編 黃立人
 執筆 陳政介 蔡呈芳 盧俊良
 王竹賢 許明暉 白明奇
 林宏榮 游敬倫 謝琇芳
 王仁水 黃翠容 褚柏顯
 馮家鳴 王瞻臻 高朝春
 徐德慧 車參莉 柯敦智
 邱美妙 鍾蕙如 譚傳德
 張東杰 秦公焯 張毓香
 黃緯元 胡朝榮 陳建宏
 許秉毅 高秀宏 徐蔚敏
 採訪、整理
 邱素琴 呂賢祥 林安妙
 許慧貞 黃嘉聰 陳一愷
 林峰正 陳柏嘉
 編輯 王立光 王素芳 田超美
 何秀珍 呂賢祥 吳明儒
 吳啓誠 吳錫鎬 林千琳
 林玉玲 林曉玲 林佳靜
 林峰正 邱素琴 洪旭逸
 陳美滿 陳至理 陳仁澤
 曾俊萍 鍾啓禮 韓乃輝
 關士傑 蘇昭勳 顏志峰
 美編 羅仁傑 尤景弘 陳仁澤
 林政宏 吳志昇 陳永昌
 醫研部 賴勁堯
 校友通訊部 孫瑞鴻 呂賢祥
 募款 尤景弘 王立光 白明奇
 呂賢祥 吳志昇 吳明儒
 邱素琴 林宏榮 林致平
 林淳榮 胡朝榮 孫瑞鴻
 張永享 張東杰 黃立人
 黃式毅 黃寬仁 黃穎峰
 黃緯元 陳仁澤 彭光勳
 褚柏顯 潘建志 賴勁堯
 鍾啓禮 魏經岳 韓乃輝
 蘇純立

記得當初參加綠杏發行工作，是在匆促之間所做的決定。如今回想起來，只覺得那時候的我，真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對發行工作的了解也實在太粗淺了。經過一年多的實際投入，似乎所做的遠比所想的及所說的，要少了許多。所幸社裏動員了許多人手幫忙，雖然還是做得不夠徹底，但是我敢說這是歷來綠杏發行工作比較俱有規模的一次。

然而，發行工作目前仍是處在草創階段，還有許多細節需要不斷改進，而這一切就要仰仗各位繼任幹部的再接再勵了。許多接到綠杏的校友都異口同聲的表示，綠杏實在編得不錯，而且更以款項贊助綠杏，此外經由綠杏的報導，在學校內大家所討論的熱門話題，一樣在校友之間引起

極大的迴響，就在這些點點滴滴的激勵下，我個人深深覺得發行工作對綠杏的發展實在太重要了。此外，我們若能藉著綠杏校外發工作的擴大與徹底實行，因而促使更多關心北醫前途的北醫人團結起來，這又何嘗不是我們的最大心願！

謝謝社長和總編一年多來的督促與協助，沒有你們的支持，發行工作不可能有如此的進展。對我個人而言，能夠和一群思想見解不凡的北醫人，為一本出色而代表北醫優良傳統的刊物共同努力，真是與有榮焉。還有許多參與發行連絡工作的同學們，雖然不是我親自出面邀請，我還是要向你們道一聲謝謝，因著你們的付出，綠杏的工作總算有了起步。

—— 孫瑞鴻

給即將從刊物室“畢業”的學長：

熱情的飽和豈是呼應著知識的貧乏？在那種與你們聊天會為自己慚愧的感覺還沒有完全褪去之前，真不甘心讓你們就此離去。每當想起與你們共事合作的愉快，常不自覺揚起和你們一起從刊物室畢業的念頭。最後，謝謝你們帶我走過這一千多個日子；這段幾近完美的“刊物室經驗”，不但讓我學著去作一個關懷人間的行動者，也將是我此生最值得回味的一頁；我希望你們也不要忘記它。

—— 胡朝榮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這裡一起走過那麼多路
接觸那麼多人

以後

或許我們還會在一起

你講了這些話

我這樣回答

這個空間 這種姿勢 這樣的光線
這樣說話的速度

—— 吳明儒

靈感對於作家與畫家是同等重要的。我曾經有一個靈感，寫了一首關於「靈感」的詩，但是，我卻從來找不到靈感，來畫一張富有「靈感」的畫。「它」永遠是那樣地渺茫，那樣地難以捕捉。

說到「美術」，我完全是門外漢；說到「繪畫」我也只稱得上「喜歡」而已，並無受過正規的訓練。所以，每當接下綠杏的封面，便埋頭苦思，嚐試著去找尋一絲的靈感，讓那個畫面與這個意識相符，讓別人能由這具體的物象去想像我所要表達的意念。老實說，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因為我喜歡畫，我欣賞美的事物，所以我接受它。希望跟我一樣有興趣繪畫的同學，能夠隨時給我意見，讓「它」能更臻於盡善盡美。

—— 劉忠政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不知那位仁兄真沒趣，一語道破了這個不堪說的世界。幾千年來，大概有人的地方，就免不了像刊物室如此如此，這樣一般。千言萬語道不盡。

「追求完美」也許是一種「夸父逐日」的情懷，說他愚不可及也罷；說他「知其不可為之」赤子之心也罷；總是那樣的不愉快，跟自己過不去。不消說，「同化」是我的歸路。

大一這一年來，我學會了跟別人說：什麼是理論上的理想，什麼是事實的真象。我們總是活在「忙、盲」的真象裏。又如何呢？不活著就死了而已。不再那麼執著於美麗的真理，碰到你時，會跟你說個笑笑笑笑，胡謔亂蓋的愛現一下，聊聊感傷的話題……。沈默不再是我們之間的事了。

—— 邱素琴

各位編輯：

「第三胎」預產期已經到了!! 恭喜大家!!

也許，就是在這時刻，才會體會到什麼叫作留名，什麼叫成就感。在這一幕由無生有的編輯過程，你我都為其中的某一環節出了一份力，也得到了報酬，無論在實質或經驗上的。

我自己呢？思想上的訓練是最大的代價。感謝醫五這一屆的牽引，人性好的、壞的我都稍稍看到皮毛了，也就是已經「免疫」了；諸如混行潮流，與人共事，擇事評論，遲到蹺課，包打聽，造成風行……不一而足。

接下來，輪到緯元和我上陣，我們幻想已初俱規模了，如何讓它落實於人世間，就是最大的考驗；而各位的幫忙，將是

去年八月間拜訪了數位開業執醫的校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於東勢鎮開業的張醫師。之所以深刻是因為在兩次的拜訪談話中，張醫師數度提到「能力與體力」的問題。別後，著實用力的思索一番，而且驚訝於所得。

張醫師認為一位成功的外科醫師，其必須具備的條件：知識佔三十%、體力佔三十%、社會能力佔四十%。知識不夠將成為庸醫，社會能力不夠，使所學無用武之地，而體力不好，無法勝任繁重的醫療工作，更別提享受辛勞換得的成果。

經過思考整理後，我把「知識」與「社會能力」並成一項，成為「能力與體力」。同時，也想到了醫療以外的許多事情。比方說：課業、社團、愛情……等等。

在刊物室裏，一方面學習編輯的知識

在刊物室待了兩年，前一年是跟著柯大哥、秦公搞報紙，退休後賦閒，沒事的時候到社裡翻翻報紙、炒炒冷飯，說什麼也不夠資格在此佔行數。不過對於「綠杏」，我有一份間接的情感，畢竟綠杏當家的都是熟識的朋友。

大一的時候看綠杏，大概只看得懂封頁和廣告，隨著年級增長也沒什麼長進，倒是後來黃穎峯學長在籌劃四十期時找上我。系裡的老師很幫忙，丟給我一大疊最新免疫學論文；未料一個暑假的光陰盡耗在打網球、學開車上，論文一篇也沒動。

最大的本錢。原則上，我們將建立在——

a 新聞性：以讀者為最高取向；如本校公費生問題。

b 新知性：彌補課堂之不足；如EP，如老人醫學。

c 綜合性：出路、出國、電腦……永遠有新的一群人關心。

我可以說，綠杏將是我在北醫最大的回憶，因為只有從事的人會認真的為全校著想，實實在在的面對將近四千人。「當你掛念過她，她就永遠活在你心中。」這是我堅信的，等我老了，我也要有「遠離北醫」這般的想念。

特別提到鍾蕙如——第一位共事的女孩子，第一位讓我有壓力的同學，和第一位肯當面提出意見的……感謝妳，讓我對四十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褚柏顯

負責一部分發行工作。另一方面在閒暇時，跟著學長到處走走、聊天、吃飯、喝酒、品茗。漸漸地，體會到什麼是落實的「生活」，什麼是「成長」，何謂「緣」，怎樣叫「痴」，以及一些原本自以知曉的事。

北醫人是務實的，理想只能束之高閣，在人少或無人時拿出來欣賞。理想過多的人，只好躲到社團中尋覓知音存放。醫學知識的廣博又幾乎消耗掉北醫人原本就不多的體力，所以鐵皮屋中的理想愈積愈多，愈堆愈高……。

大二，據說應該是在七彩的社團中闖蕩，愛情的烽火線上怯走的年紀。我却迷惘於能力與體力之間。或許，背上的東西也太多了，該卸下來，重拾一季繽紛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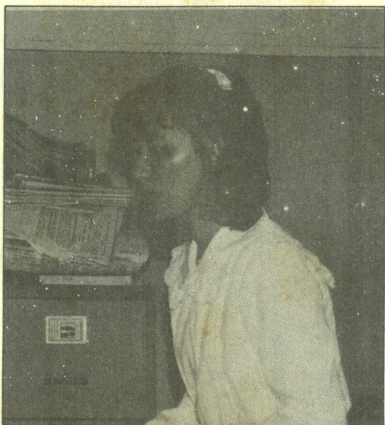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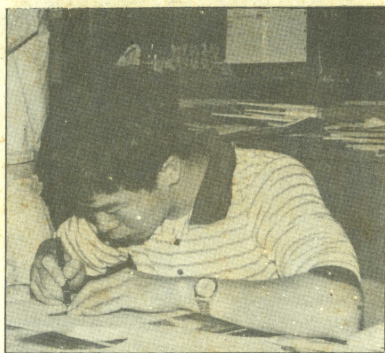
——呂賢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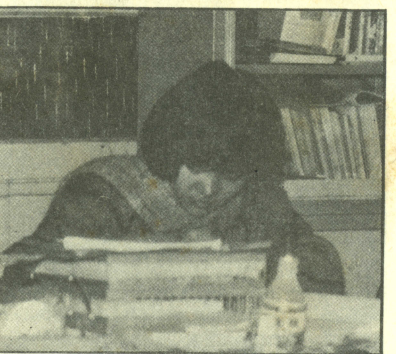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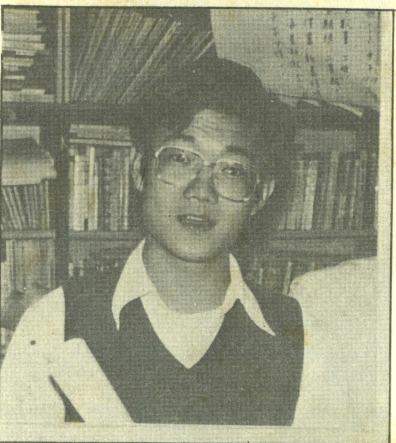
事實上，我心裡上也頗不好受，老師、學長拼命地鼓吹，黃大總編又不時電話催促，只是程度硬是不行，蓋彼時尚未蒙王女士之薰陶也。論文沒作成，經驗倒學了不少，比方說原文閱讀、拖延戰術……等等。

新近涉足綠杏是為拜訪校友的事，過程極新鮮也相當有意義。

我一直為了未能替綠杏寫篇學術稿而略略「矢志」，幸而實習與畢業並非結束，也許將來還有機會為綠杏動筆也說不定呢！

——徐蔚敏





來北醫五年了，在刊物室也待了四年多，現在該是向它說再見的時候了。我交出這篇三年前寫的文章，儘管時過境遷，但感覺仍是熟悉的，就讓它再度出現，做為這段刊物室經歷的詮釋吧。——鍾蕙如

北青快編完了，望著眼前一疊厚厚的完稿紙，想到連日來的編輯生涯就要告一段落了，心頭不禁一驚：好快！怎麼就要出一本書了？

剛來刊物室的時候，還是個對編輯印刷全然陌生的新手，在幾位學長帶領下，耳濡目染，慢慢地學到一些刊物編輯的知識。那時年輕膽大，充滿自信和好奇，根本沒把任何困難放在心上，也就一點一點地陷入這個大海，成為刊物室的常客。一年過去，自己由新鮮人升格成為大二學生，在看盡了刊物室的人事滄桑，擔起了帶領社團的責任時，我接下了北青。

當時敢於挑下這個重擔，並非自付有三頭六臂的能耐，僅僅是為了胸中那份不渝的愛和勇氣罷了。雖然北青的組織向來難得健全，參與者無多，許多事情都由總編和社長獨挑大樑；雖然刊物室是髒亂了點，難得一次大掃除，馬上又堆滿了垃圾；雖然當總編有時是稍稍寂寞了些，許多

當初，很大膽地答應穎峯寫一篇有關「優生保健」的文章，本以為可像寫班上共同筆記一樣輕輕鬆鬆完成。著手後才知道不是那回事，從收集資料、訪問、塗塗鴉鴉前後花了近一個月才完成。我想不親身經歷，實很難體會其中甘苦。我想寫「綠杏」文章，及寫班上共同筆記相同之處就是「責任」——對看你文章的人負責。文中的一字一句都要能引經據典有憑有據；而不同之處，則是看「筆記」的只是同學，彼此功力相當、內容若有小誤、還不易察

以一個對於醫學觀念尚模糊的藥學系二年級學生來說，能成為綠杏的編輯之一，自己感到十分榮幸。感謝學長們的指導與關懷，得以不斷自我充實求進。採訪藥學系校友使我學到不少東西，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意更加努力在各方面提昇自己，協助綠杏的編務工作。相信綠杏的明天會更好，也希望所有的北醫人一起來關心這份屬於大家的學術性刊物。

—— 柯敦智

感覺都無法向人訴說，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雖然常常為了編書，犧牲了一些睡眠和看書的時間，多了些摸黑回家的經驗；雖然曾經有人跟我說：他很怕看到我；然而生活裏也並非沒有快樂的。有時候忽然發現稿箱裏多了一篇好文章，或看到作者自動跑來把積欠已久的稿債還清了，驚喜得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有時候心情不好，碰到好心的友人，幾句關懷和鼓勵的話，讓我把失去的信心拾了回來。北青半年，對我的意義，不僅僅是帶給我一本書，更有在這本書誕生的過程中，曾經有過的一切，苦與樂，友誼與溫暖，抱怨與爭執，這些都在我心上刻下深深的痕跡，也許一輩子都不會忘的。

接近尾聲了，把棒子交出去，有跑完百米的歡欣，也有衝刺完後的疲憊，還有對下一期的期許。從今以後，我又可以無牽無掛的做自己的事，享受一下「無事一身輕」的愉快了。然而經過這番歷鍊，我知道自己不再是從前的那個自己，多了份寬容和耐心，去掉了些銳氣和稜角，不變的却是對生命和理想的愛及信心。

幕落之後，我沒有太多的遺憾，只有誠懇地說聲：謝謝大家！

但看「綠杏」的則各方前輩高人都有，一有小差錯，必無遁形之地。在這種認知之下，寫文章的時候心理實在受了不少壓力。還好現在還未聽到責難之言。另外，在訪問醫生的過程中，感覺到畢業老學長與母校的連繫除了校友會外，殆就是「綠杏」了。綠杏也間接表達了老學長對學弟妹的關懷。基於此，我們實應付出更大的心力灌溉「綠杏」這片園地，使得它「明天會更好」。

—— 王竹賢

我在刊物室裏碰到了這一群學長們，我可以稱他們是一群傻子的，但這也正是他們可愛的地方。我的感觸是天下需要更多的傻子做他們所執著的傻事的。尤景弘曾告訴我送稿和編輯是差很多的，要我學編輯。我知道，該做的時候我們挺身而出，並且盡了心就好，做什麼倒不重要了。刊物室有許多傻子，但這是個可陶鑄剛毅果敢的決策與作為人才的地方。

—— 董永能